

· 长篇小说连载之七 ·

# 不用子弹

五味子

12

汪强、陈博从林塘镇带回来的情况，让专案组重新燃起了迅速破案的希望，案情似乎柳暗花明。只要找到2月13日晚到园丁小区送外卖的那辆黑色摩托车和它的主人，案情可能会有重大突破。关键是那辆摩托车在哪？那个送外卖的女子又在哪？整个滨州市，没有牌照的黑色摩托车不知有多少辆。况且从园丁小区的监控里，一直没有发现送餐人和摩托车出来，嫌疑人和摩托车凭空消失了，这些疑问让看似明显的线索等于没有线索。唯一令专案组能够肯定的是，汪强他们调查的情况说明，2月13日晚上，代替张梅去园丁小区送外卖的女子有重大作案嫌疑。如果找到了这个女子，不仅沙樱的案子可破，陈冰的案子也会迎刃而解。眼下需要集中力量找到送餐的女子，这是专案组一致的意见。

在整个案情分析会上，姚志坚一言不发，他在默默听取汪强的汇报。“421”大案的凶犯，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都指向了一个女子，这令姚志坚心中有种隐隐的不安。沙樱楼下提取的43码的模糊鞋印是谁的？住在园丁小区9号楼2单元所有住户的人员都没有1米85以上身高的。那双脚印也不可能是送餐女子留下的，从监控中目测，那女子虽然很高，但也不过1米7多一点。难道凶犯另有其人？如果杀害沙樱的是一名男子，那么凶手举报自己的电话又如何解释？会不会是合谋？姚志坚摇了摇头，因为他想不出合谋作案的任何动机。

姚志坚叹了一口气，心想还是先听局长的吧。高昆仑听到了姚志坚的叹气声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我们有些同志可能因为案子没有进展，有些着急，有些沮丧，这些我都能理解，但千万不可以松懈。刚才的分析，说明专案组已形成了一致的看法，下面我们要集中力量追踪送餐女子，即使找不到人，先找到那辆失踪的摩托车也行。人是活的，罪犯可以隐蔽躲藏，摩托车如果没有人使用，那就是死的，我不相信它能飞了。另外，陈冰遇害的第一现场也要继续寻找。我们时间很紧，任务很重，压力很大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在一个月内破案，给市委一个交代，给全市百姓一个交代，也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。

开完会，任慧走出会议室，远远看见了滨水公园派出所的谢曼在向自己打手势，便赶紧迎了上去：“谢所长，今天有什么事到局里来，是不是找你那位老同学？”谢曼说：“是，也不是。遇到你，我就不用找他了。”任慧问：“到底什么事，神神秘秘的？”谢曼一把拉起任慧的手：“还是到你屋里说吧。”进了办公室，任慧支走了两个“小年轻”，邀请谢曼坐下，对她说：“谢所长，什么事情，说吧。”谢曼放低了声音：“我们公园南边有一片湿地，就是成群白鸕鹭息的地方，好多人都叫它白鸕鹭地，和我们公园南湖仅一坝之隔，为了保护白鸕，市政府严禁公园向南拓展，现在湿地里长了很多芦苇和各种水生植物，就连那坝子边上，现在也是芦苇丛生。昨晚一个用笼子捕虾的人，在坝子下面的苇丛里发现了一辆被人丢弃的摩托车，他今天早晨才到我们派出所报案。他本来想把它弄上来，但摩托车陷在泥里太沉了，没搬动，摩托车现在还在那里。我一想到晴岚亭遇害的陈冰，立即就到这里来了。”

任慧问：“什么颜色的？该不会被别人弄走吧？”谢曼说：“报案人说是黑色的，那个地方，除了捕鱼捉虾的人，没有谁会到那里。我来之前已安排了人在那守候。”

任慧说：“这件事情先别报告队长，他这几天太累了，加上陈茹生病，还在医院里躺着，姚遥暂时由姚队父母带着。刚才散会的时候，我听到他在向高局长请假，到医院去看陈茹，顺便看看父母和儿子。因为是休息日，高局长就答应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把林辉、陈博喊上，你从派出所再抽调两位民警，我们先去查看，下午再向队长汇报。”

谢曼说：“好的。”她站起来就要走。任慧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打一下电话，然后我们一起过去。”

几个人很快来到了白鸕湿地。坝子不宽，坡上长满了芦苇，倒伏的也不少。车是不能进了，几个人只得徒步。公园派出所民警张帅在前面带路，他早晨跟着捕虾的人先来过，知道具体位置。上了坝子才知道，坝基还是很结实的。那些倒伏的芦苇，可能是被那些钓鱼、捕虾、观鸟的人随手折断的。坝子上还有自行车、摩托车碾过的痕迹。大约走了100米左右，谢曼看到了在那守候的小韩，老远就问：“小韩，这段时间有人来过吗？”小韩说：“没有，连个鬼影也没见到。”

几个人走到跟前，见一辆黑色摩托车歪倒在坝子北坡下面的芦苇丛里，车的后半部分浸在水里，如果从坝子上经过，还真不容易看到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没有人去动摩托车，大家都在默默地查看周围的地形。任慧从坝下又回到坝顶上，向北眺望，感觉自己站的位置，正和南湖北岸的晴岚亭遥遥相对，湖中心还分布着两个小岛，岛上长满了树木。任慧目测了一下，从晴岚亭到自己站的地方，大概有200米距离。

任慧问谢曼：“滨湖公园南湖平均水深是多少？”谢曼说：“具体数字我不清楚，公园管理处可能掌握的更准确，反正水不深，以前就有人偷偷的涉水到小岛上，通常情况1米不到吧。”

任慧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林辉在一旁说道：“任姐，这个容易，我下去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
任慧阻止说：“不行，现在水还很凉，若是七八月份，我就让你下去了。”

林辉问：“现在该怎么办？”任慧说：“先把摩托车抬上来，拉回局里，和监控录像进行比对，确认一下和园丁小区那辆送外卖的摩托车是不是同一辆车，如果特征一致，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两起案子为一人所为，也可以间接证明那个举报电话是真的，同时证明专案组并案侦查的方向是对的。”

林辉立即招呼陈博、张帅和小韩一起，把摩托车抬了上来。几个人围着摩托车查看，发现这还是一辆很新的车，没有牌照。谢曼发现摩托车脚架上挂着一件什么东西。她蹲下来，用手扯下来，那上面沾满了泥，拿到水里洗了洗，大家才看清是一只棕色鞋套，上面有一行小字：镇江北固楼。

任慧说：“这我知道，在江苏省镇江北固山上，建有一座木质结构的北固楼，就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写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的地方。由于北固楼全是用木头建的，为防磨损木质地板，每一个登楼的人都必须穿上鞋套。登楼前穿上，下来把鞋套脱了，放回原处。北固楼的鞋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，也不可能只有一只啊。陈博你下到水里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另一只。”

陈博二话没说，脱了鞋，就下到水里去了，在水里摸了

许久，也没有找到。

摩托车上的钥匙还在，可是已经打不着火了，林辉他们只能推着摩托车走，好不容易才将摩托车推下坝子，弄进派出所的警用面包车里，送到滨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。

13

姚志坚向高昆仑局长请假后，就直接来到了妻子陈茹住院的那家医院——滨州市康复医院。陈冰的遇害，让陈茹一下子病倒了。陈茹父母去世的早，她就这一个妹妹，平时视同自己的女儿。妹妹遭遇此祸，陈茹刺心似的悲痛。

姚志坚轻轻推开16号病房的门，看见妻子静静的躺在病床上，闭着眼睛，脸色苍白。他轻轻地走到陈茹身边，拉着妻子的手，默默地看着她。陈茹睁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问：你怎么来了？案子有眉目了？姚志坚摇了摇头说：“你好好养病，尽快把身体调养好，我和姚遥都全靠你呢。”

姚遥没来吗？这几天在他爷爷奶奶那也不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放心吧，爸爸打电话说，他很好，也很听话，就是常常要找……”姚志坚说着说着，突然打住了，因为他看到妻子脸上有了泪水。姚志坚从桌上抽出两张纸，慢慢地拭去陈茹脸上的眼泪。对妻子说：“你别多想，安心养病，今天我向局长请了半天假，先来看看你，一会儿再去看看爸妈和儿子。”

陈茹说：“好的，不用管我，我没事，你去忙吧，不要抽那么多烟，每天早晨都要吃饭。”

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姚志坚站起来，准备出门。司徒美兰和李冬来了，司徒美兰怀里抱着一束康乃馨，李冬手里拎着一篮水果。见到姚志坚，司徒美兰说：“姚队今天在呢，我和李冬一起来看看嫂子。”

姚志坚立即道谢：“谢谢你们，让你们费心了。”

李冬说：“别客气，这是应该的。”

司徒美兰走到陈茹面前，把康乃馨放到床头柜上，拉着陈茹的手说：“祝嫂子早日康复。”

陈茹坐起来说：“谢谢！谢谢你们！”转身看着姚志坚说：“你不在的这几天，都是美兰来照顾我，我不想麻烦她，可她还是每天都来。”

李冬说：“姚队，嫂子这边有我和美兰，你就放心吧。”姚志坚再次向李冬和司徒美兰道谢：“你们也都有自己的事情，不用麻烦你们，再说陈茹能照顾自己，你们这样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司徒美兰对陈茹说：“嫂子，今天姚队在这，我们就不打搅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
陈茹欠了一下身，说：“你们去忙你们的吧，明天也不用来了，我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能照顾自己。”

姚志坚将李冬和司徒美兰送出病房，回来就坐在妻子床边，默默注视着陈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陈茹好像看出了丈夫有心事，就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不是说要去看看爸妈和姚遥吗？”姚志坚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想多陪你一会儿，马上就回去。”

姚志坚在陈茹的催促下，出了病房，准备到超市买点时令的蔬菜给父母带过去，另外给姚遥带点爱吃的零食，可

是还没等他赶到超市，高昆仑局长就打电话催他马上赶回局里，半天的假也不给了。姚志坚立即给父亲打电话，说自己临时有事，今天去不了了。然后从路边拦了辆出租车，赶回局里去了。

高昆仑正在办公室等他，见到姚志坚走进来，平时很少站起来的高昆仑，今天破例站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！志坚，本来准你半天假，中途又把你叫回来，是因为失踪的摩托车有了线索，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侦查的方向是对的。”

姚志坚急忙问：“摩托车在哪？怎么找到的？”

高昆仑说：“是一个捕虾人昨晚发现的，今天早晨才向滨水公园派出所报的案，就在白鸕湿地边发现的。任慧、林辉他们已将摩托车拉回了局里，正在和园丁小区监控里的那辆送餐的摩托进行比对，估计马上就会有结果。”

姚志坚有些生气：任慧为什么不向我报告？

高昆仑观察到了姚志坚脸上的表情，对他说：“你早晨开完会向我请假的时候，被任慧听到了，所以你的老同学谢曼到局里来反映情况的时候，任慧就没让她告诉你。”姚志坚气消了一半：“我说这么重大的情况，我怎么不知道呢。”

姚志坚话才落音，任慧在局长室门外就说话了：“高局长，结果出来了，一模一样，完全一致。”任慧走进局长室，发现姚志坚也在，赶紧解释说：“队长怎么回来了？对不起！是我让谢曼不要打扰你的。”

姚志坚假装生气地批评道：“你这丫头，越来越会自作主张了。”说归说，其实姚志坚内心还是很欣赏任慧的通达人意。

高昆仑问任慧：“你能确定是同一辆摩托车吗？”

任慧语气十分肯定：“能，我能确定。”

姚志坚像是在问高昆仑，又像在自言自语：“不知杨杰教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”

高昆仑说：“杨杰教授周五回京开会了，下周三才能回来。他开完会，还要把滨水的案子向钟副部长汇报。”

姚志坚问任慧：“除了摩托车，还有没有其他发现？”

任慧说：“在摩托车脚架上，还找到了一只印有‘京口北固楼’字样的棕色鞋套。”

姚志坚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对任慧说：“鞋套？带我去看看。”

姚志坚拿着鞋套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又把它伸直了，用手指量着它的长度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真够狡猾的。”

任慧问：“队长，你明白什么了？”

姚志坚说：“任慧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园丁小区提取的那双43码的模糊鞋印吗？罪犯根本没有1米85以上的身高。一双40码或者41码的鞋，如果套上这个鞋套，留下的脚印就会增加两码左右，这就说明罪犯的身高只有1米7以上，而不可能达到1米8。”

任慧脱口而出：“难道是他？”

姚志坚紧逼：“谁？”

“该不会是宋达辉吧？”任慧说出了自己的猜测，她是从宋达辉的身高角度推测的。

姚志坚说：“不可能，那可是个女人。”

姚志坚心里豁然开朗，感觉罪犯已经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眼下他觉得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做，就是再去康复医院看自己的妻子陈茹。（未完待续）

## 回家过年

陈明



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见每家每户阳台上晾挂着的腊肉、腊肉和腊鸡，这才想起来，要过年了。我已经好多年没在家乡过年了，今年就特别想回老家过年。

老家只是凤台县西部一个平常的小村庄，坐落在西淝河畔。村里有两条街巷，乡亲们的房屋错落两旁，实在没啥景观。也许是年龄大了思乡，我回家过年的渴望却火一样烧个不停。想起小时候有一

年，为了过年，在外务工的父亲因大雪客车停运，一大早起来冒雪从凤台车站走了六十多里路，在除夕下午才雪人一样进了家门。然而，父亲放下行李时说了句让我一生难忘的话：“还是家里好啊！”

每次回到老家，就像回到了童年。我会登上村东土岗子上回望儿时那个落日黄昏里割草的情景，我会到西淝河边去回想童年那个逮小鱼的中午，我会到柳树丛去寻觅那条弯弯的小路，以及柳笛那清脆的哨响。尽管童年像风一样跟眼儿就没了踪影，我只能寻到些落叶和花瓣。但那是我曾经拥有的日子，是我终生难以割舍的怀念。

儿时的所有经历都让我难以忘怀，让我感到老家的亲切和温暖。儿时的年最快乐的就是放鞭炮了（那年代农村家家贫穷，物质缺乏，过年能放个鞭炮算孩子们的大乐趣了），我们把小鞭炮用土埋起来，只留着芯子点燃，大家跑远。“啪”地一声，一团土雾升腾，小伙伴们发出开心的笑。放大鞭炮时扣上空的铁罐头筒，一声闷雷，罐头筒飞得比屋顶还高，然后飞舞着落地，“铛啷啷”地滚动着，为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伴奏。把炮

仗点燃扔到水里，水花翻滚，然后“咚”地一声，水花四溅。因为鞭炮少，所以大家都珍惜每一次机会。群策群力，确保每次都爆出“新闻”。

初一拜年，那是我们最最珍贵的机会了。跟着大人们拜年，匆匆磕头后，就急忙跑到院子里找未响的鞭炮。把那些炸碎的纸屑翻了几番，找到一个就如获至宝。我村一百多户，大人们拜年也就走动四五十户，只拜长辈和老人。孩子们不管这些，比自己晚两三辈的户也去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打着拜年的幌子找未响的鞭炮。积少成多，两个口袋都装满了，就跑回家放下，再出来找。全村一户不落，这一天不知跑了多少路。一份辛苦一份甘甜，收获也颇丰，一直能放到年过去。

老家过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上坟祭祖。年初一早上，各院落的男性大人小孩早早起床集合，然后出村祭奠本院逝去的亲人，最后才集中到祖坟前祭祖。我们陈家的祖坟就在村南头的田埂边，坟地里站着些松树，老前辈都埋在这里。每当祭祖时，后辈们就觉得肩负着他们的期望。所以，老家是我生命的产床，我永远都走不出她的呼唤和目光。

回村过年的渴望不如说是想寻找自己的童年，想重新触摸那段难忘的岁月。生活在繁华而浮躁的县城，心里总有太多的块垒，老家能让我放松自己也清醒自己。老家的树青翠，水明净，天蔚蓝，人朴实……老家是我生命的根，是我洗濯心灵的地方。

因而，今年过年时我一定要回老家，去追忆我的童年，去尝尝乡亲们当下生活的香甜。

## 心在冬天里狂奔

何品品

冬天的深处  
玉米吊在屋檐下睡觉  
土豆躲在地窖里冬眠  
箩筐和簸箕缩在角落里  
聆听风雪来临的蹙音  
一张犁铧冻得僵硬  
犁不动一座村庄的记忆

炉火已经烧得很旺  
饺子在翻滚  
羊肉汤在歌唱  
母亲站在风里眺望

久出远门的亲人啊  
冬夜多么漫长

一千里乡愁  
比诗歌还遥远  
比冬天更苍茫  
一颗思念膨胀的心  
在长长的铁轨上狂奔  
再快一点  
寒风搜刮不尽的热情  
家是心底永远的春天

